

一个反革命的教育纲领

——批判“四人帮”办“政治大学”的罪行

华中农学院政治理论课教研室哲学组

“四人帮”为了推行其反革命政治纲领，拼命抓住教育阵地，猖狂地要“同十七年对着干”。与“两个估计”的黑理论相呼应，他们又抛出了只办一个“斗走资派专业”的“政治大学”的反动教育纲领。这个纲领，从根本上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篡改学校的无产阶级性质，全盘否定解放以来教育事业的巨大成绩，给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为了澄清思想混乱，分清路线是非，肃清流毒，在深入揭批“两个估计”的同时，必须对这个反革命教育纲领进行彻底批判。

“四人帮”及其死党，为了兜售其反动教育纲领，他们摆出一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架势，引经据典，竭力把他们的“任何学校都是政治大学”的反动口号，同列宁的“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革命口号扯在一起，胡说什么只有把各类专业学校办成“斗走资派专业”的“政治大学”，才能“实现列宁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事业”。

难道列宁关于“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科学论断，能够用来证明“任何学校都是政治大学”的反动口号的“正确”吗？不，事情恰恰相反，只要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思想，“四人帮”偷天换日的把戏一戳就穿，就会暴露他们肆意篡改和无耻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丑恶咀脸。

列宁这个科学论断，是一九一九年在《俄共（布）党纲草案》有关政治方面的条文中提出的。列宁指出：“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从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列宁在阐明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这个伟大纲领时，指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紧接着列宁指出：“就是说，不仅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在思想、组织和教育方面传播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的和非无产的阶层的影响”，“其目的在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列宁全集》第29卷第88、107页）很显然，列宁的科学论断是从学校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上来讲的。在这以后，列宁于一九二〇年在《青年团的任务》的著名演说中，又强调指出：我们废除和破坏的是“培养资本家所需要的奴仆”的旧学校，“我们决不能象旧学校那样，用无边无际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只学共产主义的结论，只背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样是不能建立共产主义的。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4页）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教育思想，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这些光辉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社会主义学校与资本主义学校有着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学校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而社会主义学校是摧毁这种统治的工具。关键看学校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进行哪个阶级的政治教育，为哪个阶级培养人才。作为无产阶级上层建筑一部分的学校教育，必须为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服务。在社会主义时期，就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为此，“应当善于把政治工作和掌握科学的事业结合起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74页），使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又红又专的一代新人，尽快地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

然而，“四人帮”的反动教育纲领，却打着列宁关于“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旗号，来贩卖自己的私货。首先，他们用“任何学校都是政治大学”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来取代列宁的科学概念，混淆无产阶级政治和资产阶级政治的本质区别，借以改变社会主义学校的阶级性质。混淆事物“质”的不同，这正是新老修正主义者惯用的手法。马克思主义明明指出，区别学校是哪个阶级专政的工具，不在于学校是否搞业务，关键在于学校是把哪个阶级的政治放在第一位，是“培养资本家所需要的奴仆”，还是“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四人帮”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要搞“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在他们看来，没有文化是同无产阶级必然联系在一起，不要文化就是搞的“无产阶级政治”；而科学技术是同资产阶级必然联系在一起，凡是科学和专业统统都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是所谓走资派实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所以，他们宁要“斗走资派”的“政治大学”，不要各类专业大学。其险恶用心是昭然若揭的，就是为了强行推销“两个估计”的反动理论，妄图把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光辉成就一笔勾销。可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学校教育尽管有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但始终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是在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无产阶级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进行的，在学校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四人帮”妄图诋毁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是徒劳的。

其实，“四人帮”的“政治大学”是哪个阶级的工具，这也是掩盖不了的。虽然他们美其名曰，他们的“政治大学”把“无产阶级政治”放到了第一位，但是，他们为了推行“老干部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迫使学校的一切工作，从教育目的和手段，到教学内容和方法，全部纳入他们斗所谓走资派的轨道。他们叫嚷只办一个专业，就是所谓“同走资派作斗争的专业”，“要把十分之九的精力放在同走资派斗争

上”，只培养一种人，就是所谓“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先锋战士”，只树一种标兵，就是反革命打手白卷“英雄”张铁生。编教材吧，他们要按照江青的黑旨意，开设吹捧吕后、武则天的通史课，为江青登基当女皇造舆论；改革教学方法吧，他们就打着开门办学的旗号，插手全国，破坏革命、破坏生产。如此种种，说明“四人帮”的“政治大学”果真是把无产阶级政治放在第一位吗？不，这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政治，完全是为其篡党夺权培养打手的“政治”。

其次，他们的“政治大学”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业务统一的基本原理，割裂了政治教育与业务教育的辩证关系，从根本上取消了学校进行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的任务。“四人帮”为了论证他们的“政治大学”只要一个“斗走资派专业”，还恶毒歪曲列宁的科学论断，胡说什么“专政就是专业”，似乎列宁只要专政，不要专业。他们指责说：“如果政治、业务两面都讲”，“就是采用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折衷主义手法”。其实，列宁在《俄共（布）党纲草案》中就指出：学校教育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对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儿童实行免费的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一切主要生产部门）。”（《列宁全集》第29卷第107页）可见，列宁在学校教育方面所主张的是政治与业务的辩证统一，从来没有只要“一方面”，否定“另一方面”。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完成“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任务，除了不断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还要用极大的注意力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实行技术革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日益雄厚的物质基础，并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而学校如不坚持政治与业务的统一，这一根本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四人帮”的所谓“政治大学”论，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极端荒谬的。毛主席指出：“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又说：“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1页）这就清楚地指明，政治与业务是不同的，都有自己特定的内容，政治不等于业务，专政不能代替专业，业务不等于政治，更不能代替政治；另一方面，政治与业务又是统一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它决定业务、技术的发展方向，而业务、技术是为政治服务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政治与业务的统一，德才兼备，又红又专，是社会主义学校培养人才的标准和要求，抽掉其中任何一项，都是与列宁关于“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论断背道而驰的。

可是，“四人帮”的“政治大学”论却把政治与业务绝对地对立起来，把矛盾双方推向极端。讲政治的统帅作用吧，他们就要把各类专业学校办成“斗走资派专业”的“政治大学”，只要“政治”，不要业务；讲技术吧，他们就臆造什么“纯业务大学”，不许学校引导学生钻研科学技术。这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那样，“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4页）按照“四人帮”及其死党所鼓吹的“专政就是专业”、“任何学校都是政治大学”的谬论，那就是政治等于业务，专政代替专业。既然同政治相联系而又相矛盾的对立面被取消了，那么，政治的统帅作用又何从谈起，岂不成了空中楼

阁？正是按照他们的这一逻辑，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知识越多越反动”，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越落后，就离“共产主义”越近。真是荒唐透顶。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政治大学”的黑典型“朝农经验”中生动而具体地看到他们的理论在实践上所产生的恶果。在那里，由于他们用所谓“斗走资派”的专业来代替一切，有的学员全年上文化课的时间，仅占活动总量的五分之一。所谓朝农二十项科研成果卓著云云，实际上只是一片谎言。他们这样毁灭教育、取消科学的做法的罪恶目的之一，就是从根本上反对和取消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反对教育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反对培养又红又专的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妄图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拉回到蒙昧的黑暗时代去。

此外，“四人帮”的“政治大学”论还篡改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内容，歪曲学校教育的特定作用，把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同直接行使政治专政的工具混为一谈，使其成为暴力机关，成为他们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工具。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既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代替。列宁在讲“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时，从来没有主张可以用学校的职能来取代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更不能把它当成行使专政的暴力工具。可是，“四人帮”及其死党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百般歪曲革命导师的这个科学论断的含义，用他们的所谓“斗走资派”的“政治大学”论来取而代之。在他们控制的大学里，公然对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实行反革命暴力，从两年抓一次所谓“右派”，到私设监牢、严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残酷迫害许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不许”广大知识分子有“心情舒畅的日子”，以此来实现其反革命的“全面专政”。

不仅如此，在他们的“政治大学”里，从设立“四人帮”同他们在各地的党羽串联的联络站到另立指挥全国政治运动的伪“中心”和伪“中办”，从私整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人的黑材料，一直发展到在辽宁朝阳地区搞“政校合一”、“局系结合”的方案和试验，由“政治大学”派所谓敢斗“走资派”的学员充当各局的领导，大搞从生产队直至领导机关的夺权演习等等。这难道是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吗？不！完全是以校代政，以校代党，篡党夺权。这哪里还有一点学校教育的气味呢？他们已经把“任何学校都是政治大学”的反动口号，变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行动。

总之，“四人帮”办“斗走资派”的“政治大学”的反动教育纲领，在理论上是荒谬的，政治上是为反动的，他们气焰嚣张，叫嚷要拿“政治大学”“这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打人”，大有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但事与愿违。曾几何时，他们抛出的这块又臭又硬的石头却打碎了他们自己的天灵盖，把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